

读书与处事

刘金祥

出,滋养心灵,照亮前路。

在纷繁世相中,与人相处堪称人生至难课题。如何建立并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,常令人倍感棘手。而读书,恰恰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处世逍遥的蹊径。卷帙浩繁的典籍,沉淀着古往今来无数智者关于人际交往的深刻洞见与实践智慧。通过阅读,我们得以广泛积累并借鉴历史上那些善于周旋者的宝贵经验,同时警醒于因处世不当而招致祸患的深刻教训。中华文化宝库中,关于“处世”的学问尤为精深浩瀚,诸如各类《家训》等著作,便极其注重提炼人与人相处的要诀。沉浸于这些文字,能让我们有效规避在现实生活中独自缓慢摸索的艰辛与风险,从而更高效更深刻地领悟交往之道。不仅如此,读书更是涵养心性、淬炼内涵的熔炉。持续的阅读滋养,使人由内而外散发出温润如玉的人格光辉与深厚底蕴。这种魅力,一方面体现为博学多识带来的吸引力,另一方面则展现为内在

修养自然流露的感召力。当书读到融会贯通之时,个体便能如鱼得水般游刃有余于复杂的人际网络,臻于“逍遥”之境,从容自若,自在安然。

在尘世喧嚣中,读书最核心的馈赠,莫过于对心灵的深度陶冶与滋养。设想这样的情境:一盏清茶相伴,一册好书在手,尘世的纷扰、人际的纠葛、无谓的浮躁,便如潮水般悄然退去。阅读,本质上是灵魂的修行。尤其在当下这个迷惘丛生的时代,都市的霓虹下栖息着无数迷失的心灵,喧嚣散尽后,空虚、孤独与寂寞的寒意常常侵袭。而书籍,正是抵御这些精神寒潮最温暖的篝火,它能给予心灵最深沉的慰藉。沉浸于阅读,精神得以充盈至饱满,更攀升至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境界。一本真正的好书,常令人手不释卷,一气读完,每当思绪与书中智慧碰撞出火花,那种豁然开朗的“欣然自得”,是无可比拟的纯粹喜悦。更奇妙的是,思想能穿越时空的壁垒,

与远方的灵魂产生共鸣;有时,我们竟能在书页间惊奇地“发现”自己深藏未露的思想。每一次掩卷沉思,仿佛感到自身完成了一次精神的飞越,那种超越性的体验,是世间其他事物难以企及的。因此,读书的目的和本质,在于它赋予人思想的超越性、精神的绝对自由以及心灵最丰盈的充实感。

读书之道,贵在善择善读。唯有精挑经典,并以全副心神沉浸其中,方能使自我与书卷交融无间,在思想的无声对话与深切共鸣中汲取真知灼见。此般境界,不仅带来无与伦比的收获,更能让人在那一刻挣脱尘世纷扰,臻于至乐之境,体验超越凡俗的精神升华。读书将哲学精神融入生活,其伟力在于能锤炼人的思维方式,拔擢人的精神境界,激发人持续超越自我的内在动力。而阅读本身,则源源不断地为生命注入无穷乐趣,并对心灵施以深沉的陶冶。当深邃的哲学思考与丰厚的阅读积淀共同汇入生活长河,人便能同时拥有洞悉世事的智慧眼光与充盈内心的持久欢愉。因此,学一些启迪心智的哲学,读一些滋养灵魂的好书,生活便不再是单调的重复,而是构筑起真正丰盈、饱含智慧光芒与深层乐趣的壮阔图景。

读者突破固有观念,精准认知现实,提升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层次。

●[美国]保罗·奥斯特著《鲍姆加特纳》(陈正宇译) 哪怕到了生命的尽头,保罗·奥斯特仍然没有远离他一生写作的命题。妻子离世后,年老的鲍姆加特纳陷入了孤独。他回忆父辈的移民之路,想象自己的身体正在四分五裂;他想要挽留正常的人生,却又遁入了存在主义的迷思。

留。作文者要想达到如此收放自如,该有多难,可东坡却轻松地说:“如是而已矣。”不过如此罢了。

多数人,甚至作家诗人,常常不免为不能顺畅写作困顿,这在东坡那里却完全不成问题:“某平生无快意事,惟作文章,意之所到,则笔力曲折,无不尽意。自谓世间乐事,无逾此者。”作文章成了他一生最快乐的事情。有什么意思,自己的笔就能游刃有余写出,充分畅快表达。世间最快乐的事,在东坡,就是写文章。如此快慰自在心境中写出的文章,岂能不上佳?

解读品鉴《东坡志林》篇章,是以期领略这位文坛大家豁达智慧的生命风度,濡染其自然洒脱的语言情采,并以此拓展、滋养和强健我们的精神。

人文经典

《东坡志林》品读随札之一



紫气东来 刘新尧

与梅、松并称为“岁寒三友”的竹,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。湖北竹山县因境内有黄竹岭而得名。竹山县西临的竹溪县,因境内竹溪河得名。有竹有水的还有四川绵竹,境内有绵水,两岸多翠竹,故名。四川大竹县也以邑界多产大竹为名。

我国以树木为地名者丰富多彩,多以“杨、柳、松、桐、榕、樟、榆、桐、桂”等树木为地名。

以“杨”字为镇名的最为多见,杨庄镇有三个,分别在江苏淮阴、山东莱芜和山东沂水;叫杨村的镇也有三个,分别在天津武清、广东博罗和广西容县;叫杨桥的镇也有三个,分别在河北大名、安徽临泉和湖南衡东。陕西延安杨家岭从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,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,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除此,冠以“杨家”的镇名,诸如杨家庄、杨家滩、杨家寨等更是多不可数。

以“柳”为名的有柳山(江西武宁)、柳江(广西北部)、柳河(辽宁北部)、柳泉(山东淄博)、柳溪(河北平泉)等。政区地名有广西的柳江县、柳城县,山西的柳林县,吉林的柳河县等。广西柳州市,系因盛产柳树而于唐贞观八年(634)改南昆州所置。元和十年(815),文学家柳宗元因参与“永贞革新”而被贬为柳州刺史,后遂称“柳柳州”。其《种柳戏题》诗云:“柳州柳刺史,种柳柳江边。”

以“松”为名的自然景观,贵州有松山,辽宁有松岭,上海有松江,江西有松湖,福建有万松,湖北有万松岭。以“松”为名的市县,有湖北松滋市、福建松溪县、浙江松阳县等多处。

江西古称豫章,本义指大樟树。西汉置豫章郡,治

竹木地名呈绿荫

谭汝为

所设在今南昌市,籍今江西全省境域。江西中部浙赣铁路与赣江交会处有著名“药都”樟树市,为赣江中下游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,明清以来即享有“药不到樟树不齐,药不过樟树不灵”的美誉。

安徽桐城是清代桐城学派发源地,此地汉代为枞阳县,隋代为同安县,唐代因盛产桐木而更今名。广西梧州,因唐时治所北山遍长梧桐树而得名。浙江桐乡、桐庐等地得名也与梧桐树有关。

北宋治平年间,福州知州动员家家户户种植榕树,绿荫满城,于是福州便有“榕城”别称。福建泉州,宋元两代曾为重要的外贸港口,环城遍种刺桐树,故有“刺桐城”之别名。

陕西榆林以当地榆树众多而得名。吉林榆树市,当地市街用土壁围绕,在土壁上生长着繁茂的榆树,远望如森林,故以榆树为名。另一说,地名源于城南一棵参天古榆树。另外,山西榆次、兰州榆中、海南榆林港、湖南怀化榆树湾等,皆以“榆”命名。吉林四平梨树县,以当地物产——梨树命名。广西桂林,意为其地江源多桂,不生杂木。其余以树木为地名者还有很多,在此便不一一赘述了。



微书评

商皓

●杨红樱著《成都往事》

杨红樱写她的成都往事,就像隔着漫长的时空与早已消失的城市地标建筑相互对话。一个个古老的名字从她眼前静静闪

过,对应着那些年她所熟知的人与事。而她的讲述是如此气定神闲,隐隐有着与城市气质高度契合的松弛感。

●白军鹏著《汉简〈苍颉篇〉研究》

秦统一中国后,需要“书同文”,于是催生了每句均为四字的识字教科书《苍颉篇》。为了便于理解,我们可以将其视为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等蒙学读物的前身。可惜年代绵邈,文籍靡

传,这书全文早已散佚,而《汉简苍颉篇研究》则通过对汉代简牍本《苍颉篇》进行研读、整理,最大程度复原了它的初始面貌。

●[英国]鲍比·达菲著《认知差》(巴库斯译)

人为什么赚不到认知范围以外的钱?作者带领200名科研人员,花费10年,跨越40个国家,访问100000余人,追根溯源,试图找出消除认知错误、建立高维度认知的方法。帮助

中国星光璀璨的艺术史中能得这般评价,还真找不出第二人来。

诗词总体而言短小,容易被记忆,何况东坡那豪迈大气或一往情深的词作,寄寓着多少人青春的梦想和阅尽世间沧桑后的回味,深思。从苏东坡的表述中,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文章,是颇多心得,自信满满。譬如他曾说:“吾文如万斛泉源,不择地而出。在平地,滔滔汨汨,虽一日千里无难;及其与山石曲折,随物赋形,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,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,如是而已矣。其他,虽吾亦不能知也。”多么自负!他的文章有如不竭的源泉,不管何种环境均可作出。倘用譬喻可以说:是平地,就滔滔流淌,一泻千里也绝无问题;倘若有山石阻隔,文章便随着物形变化,无论怎样也可以转圜无碍。可以知道的,是行笔处正在路径,顿止处正该停

世间乐事,无逾此者

杨建民

《东坡志林》是一部主要辑录苏轼后期笔记文字的集子。此时期由于其阅历丰富,思想更为成熟,文字相当老练,思路又不拘一格,无论游记、养生、怀古论今、朝野轶事,佛道参悟……东坡无不得心应手鲜活于笔下。

苏东坡的诗词,除去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,在大众的内心口中,也有着极高的审美吟咏流传度。钱锺书在他那部《宋诗选注》中,对东坡作品特色给予了这样精彩的评价:“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、新鲜和贴切,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‘博喻’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,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

个方面或一种状态。”说到这里,钱锺书忍不住来了比喻:“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‘车轮战法’,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,本相毕现,降伏在诗人的笔下。”美学家李泽厚也在他的《美的历程》中,给这位宋代天才文人做了这样的总结:“他(苏轼)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、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,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。”他还按自己的爱好,给苏轼运用的艺术形式给了一个排名:“(苏轼)画的真迹不可复见,就其它说,则字不如诗文,诗文不如词,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。”这样说或许让不少“苏迷”不大爽,可人难万全,在